

尚書精義  
一





義 精 書 尙

(一)

撰 倫 黃

# 四庫全書提要

## 尙書精義五十卷

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錄。稱爲三山黃倫彝卿所編。知爲閩人。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名。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爲最善。又林之奇尙書全解亦推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真。見之奇孫畊所作跋語中。此篇所稱余氏當卽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蒼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卽本九成所著尙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託。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愈、顏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攷、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遺章賸句猶得存什一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汜濫。其哀輯之勤。要亦未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概尙存。惟

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相援引。則僅注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考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

# 原序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眠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嬴秦酷以虐燄。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泯沒。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麥滋之蔽。禹鐵柳谷之訛。在所不論。然黨護于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世人耳目。而指意爲之誣。殆與厄于秦同科。理學隱蔽。綿歷云久。闡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宗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得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躡蹕藩籬。咀嚼餘蘖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啓其未悟者。編檢紛如。亦戛戛乎難概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粵自啓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素定規繩于方寸。所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矣。昔人有泳圓流者。采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鈔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爲然。淳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鈔。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截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爲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要。實造渾灑。疆之三昧。非胸中銜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儻能嚙臍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醵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淳熙庚子。臈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尙書精義。宋淳熙間。閩人黃彞卿倫。編集諸儒解說以成。宋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云六十卷。經義考云已佚。乾隆間。館臣錄於永樂大典。爲五十卷。此本爲長洲畢氏。靈巖山館所藏。秋帆尙書。在翰林時。從館中傳寫者。其書首列無垢張氏九成之說。張氏誤尙書詳說。及書傳統論。今統論猶見于橫浦集。而詳說五十卷。全佚久矣。彞卿蓋悉錄其文。以之爲本。更取諸家增益之。如范祖禹。顏復。張綱之講義。吳孜之大義。胡仲之解義。王安石及其子雱之新經義。黃君俞之關言。楊繪之九意。孫覺之十述。陳鵬飛。王當。王日休之解。孔武仲。張沂之說。上官公裕之解說。顧臨之集解。今皆無傳本。而僅見于此書。尙有劉敞。周範。蘇子才。朱正夫等。據晁公武言。亦見顧氏集解中。以及司馬君實。孔文仲。李定。蕭竑。朱震。諸家。又別有張氏。周氏之屬。或併失書名。或惟傳姓氏。皆采獲不遺。存其崖略。直齋疑爲書坊託之黃氏者。在當時然否不可知。迄今而諸賢之遺文大義。多賴以不墜。豈不甚可貴與。若所引東萊呂氏說。與今婺州時氏增修本。文字頗異。則以東萊初未有成書。後人尋繹彙本。各以意潤色爲之。故不同耳。要其義旨。非有異也。余得此本四十年。行役必偕。谷仁學使。好樸學而深於書。一見欣賞。輒爲捐俸付梓。蓋傳一書。而兩宋數十家之書。皆不泯沒。於以嘉惠士林。多聞有獲。其於教也。不亦宏乎。

道光丙午應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 尚書精義卷一

宋 黃 倫 撰

總論

司馬溫公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皆有史官。其載籍博矣。經傳所稱。特二帝三王之事。見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觀夫躡風雲之會。起而應帝興王。唐虞相禪。夏后殷周相繼。世代雖殊。其所以享崇高據大寶者。皆積德累功。洽于百姓。修仁行義。考之于天。然後謳歌訟獄有歸焉。又曰。上古帝王政事之迹。于書爲詳焉。此書所以爲政事之本也。然而道之粗者在物。以聖人之意而觀之。則事中有理。卽理中有事。事中有理。則藏于至賾之微。而意有所不能致。理中有事。則發于至動之顯。而言有所不能盡。學者苟以理而會于事。以事而徵于理。精之以思。通之以意。則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見于書矣。顧氏曰。學道者所以充智。而智常至于不充。窮經者所以立道。而道常至于不立。夫豈道固不足學。而經不足窮歟。道也者。不修則不成。經也者。不求則不明。聖人之立而有成者。道也。然則其可以不學乎。天下之道。所以質而法之者。經也。然則其可以不窮乎。彼之所以學而窮之者。涉乎其外。而不造乎其。中。采乎其華。而不食乎其實。是以心雖勞而義不博。智雖專而理不明。又曰。善求其法。而無耽其文。善觀其心。而無泥其迹。蓋書者有迹。而有心。成王之建官。穆王之訓刑。是皆所謂迹也。周公之無逸。伊



尹之太甲是皆所謂心也。迹者法也。心者教也。法存乎人。教存乎身。然後道無不通。黃氏曰。書五十九篇。其要在于風俗之變。與夫正君臣之分。自堯舜以德相授。一變而禹以有功得之。有扈氏不服。再變而君臣相責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則變之極者也。孔子每與舜而不與武王。征伐者一時之極功。名分者萬世之大法。功不可沒。而法不當廢。將以通行于萬世。則湯武之爲罪人宜也。雖然。湯武救天下而親受其惡。是非聖人有所不能。蓋湯武爲天下重。而孔子爲萬世重。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先儒以爲武王非聖人。吾不知其指。

高氏曰。學至三王四代。惟其師則知虞夏商周之君。其人爲足師也。法言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則知虞夏商周之道。其始爲適正也。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而已。蓋堯舜而前。古風樸略。不可得而紀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東周而後。霸道縱橫。不可得而紀也。故荀子謂道不過三代。又曰。言治者予三王。由此觀之。仲尼之定書。始于二典。而終于二誓。信不誣矣。又曰。書本一也。或裂一爲三。作大禹。皋陶謨。益稷。以其人異而意同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其人同而意異也。作盤庚三篇。作太甲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以其事大而體重也。謨一也。然大禹之功。皋陶之嘉。益稷之忠。豈非人異而意同乎。康叔一也。然康誥之治頑民。酒誥之戒沉湎。梓材之爲教化。豈非人同而意異乎。三篇一也。然以臣放君。以下伐上。拂臣民而遷都。由帝夢而立相。不亦事大而體重乎。或一書而三篇。或三篇而一事。不可不辨也。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無垢曰。識夫子序書之意。然後知吾夫子作春秋之心矣。其造化之妙。鑪錘之工。蓋與乾坤同用。六子同機。豈可以凡俗浮淺之慮。以窺之乎。其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此蓋指帝堯平生用處。爲天下後世言也。如三畫圖乾。六畫圖坤。錯綜圖六子。使乾坤六子。無所逃其妙。而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止八字耳。其探索鉤致。堯之蹟隱深遠。亦無所逃其妙矣。非吾孔子。其誰有此見識。批判而不疑乎。且想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則舜已在人耳目中矣。想齊聖廣淵之德。則湯已在人耳目中矣。想徽柔懿恭。可以見文王。想聰明齊聖。可以見武王。想豁達大度。可以見高祖。天日之表。可以見太宗。想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可以見堯矣。聰可想見其疏通。明可想見其高遠。文可想見其溫潤。思可想見其巧妙。其所以斡旋四海。運動六合者。皆自聰明文思中來也。光宅天下。可以槩見矣。然而堯典所載。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其遜位特所載中一事耳。今孔子序書。一切略去。獨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何也。曰。此與作春秋同幾。其予奪抑揚。進退去取。乾坤之功。六子之妙也。夫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其幾莫敏于遜位也。

楊氏繪曰。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爲之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爭之亂也。若後世羿。浞。莽。卓。秦。項。曹。馬。或篡焉。或爭焉。迹其所以然。爭焉而已矣。仲尼病後

世之爭且亂。故其刪書也。斷堯典爲始焉。美其能以聖讓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爲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悖者懼之。不亦宜乎。

上官氏公裕曰。堯典稱虞書。先儒謂虞史所錄。故總謂之虞書。此殆不達聖人制經之旨矣。仲尼所以經其史。文其法。載道以著萬世。何爲因虞史所錄然也。夫堯典稱虞書。其見二帝以天下讓之旨也。故仲尼斷自堯典。稱爲虞書。欲見其堯將遜位。而天下已授舜也。明堯之天下已爲舜之天下也。張氏綱曰。皇以道得名。帝以德得名。王以業得名。聖人之于天下。或爲皇。或爲帝。或爲王。非其道之不同也。所遇之時適然耳。雖然。此特其塵垢秕糠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在是也。聰明文思。堯之四德也。徐以氣聽。而聽不以耳。堯德之所以爲聰也。徐以神視。而視不以目。堯德之所以爲明也。惟聰矣。故能聽遠。其效足以作謀。惟明矣。故能視遠。其效足以作哲。聰明君德之大者也。經曰。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非聰明不足以作元后。而爲民之父母也。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蓋非聰明不足以弋民之亂。而爲之主也。則聰明者。君德之所當先也。堯有聰明之德。其見之貌。則恭而肅。形之言。則從而又貌恭而言從。動則成章。是故謂之文。由聰明以至于文。則其德至矣。不可不從之以思。思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心死形廢。而未始有思。及其出應帝王之業。而有爲于人間。世是又不可以無思。且思于五行爲土。土之爲物。水資之以爲灌溉之利。火資之以爲烹飪之功。金得之以藏。木得之以生。是五行不可以無土。而五事不可以無思。此堯之四德。必終

之以思也。堯有聰明文思之德，充實于內，及其英華外發，則厥光大矣。以此而宅天下，則天民之阜，可垂拱而坐視也。

###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伊川曰：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以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爲放勳也。若以堯爲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

無垢曰：自曰若稽古帝堯，至允恭克讓，皆舜時史官名目堯也。若晉人題目謝安爲溫雅雄暢，樂廣爲清夷冲曠，山濤爲平簡溫敏，戴逵爲忻和通任之類是也。夫堯大聖人，豈若謝安輩所可題目哉。于是知舜時史官非司馬遷、班固之流也。然其以題目堯者，自其意義，豈可以輕心淺慮求之哉。又曰：且日月以明爲光，而聖人以聲名爲光。夫堯以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端拱于廟堂，其發于事業，見之號令者，皆有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美，布在其中。如黃鍾起而萬物潛動，淑氣生而天下皆春，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自然之理也。此史官親見帝堯，其目之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可也。東萊呂氏曰：曰放勳以下，是歷說堯事。凡天下功績，皆皎然著見，自有成理。堯則依放之，而初未嘗加。

一分此孔子述而不作之意。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無垢曰。漢高祖識韓信于行伍。漢武帝識金日磾于降人。開國承家。託孤寄死。照映于百世之下者。則以漢高、漢武能識之也。堯能識俊德之士。展盡四體。以施其學術。故以親九族。則九族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嗚呼盛哉。夫一親九族。九族即時而睦。一章百姓。百姓即時而昭明。一和萬邦。萬邦即時而和樂。豈特俊德之力哉。想其謨謀。獻納于堯前時。言聽計從。無有疑貳。故使其功效如是之速。則堯之俊德亦可見矣。夫能識俊德而九族睦。百姓昭明。萬邦和樂。其神速如此。則欽明文思之用。亦可想見矣。

張氏曰。克明俊德。所以修之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序也。

陳氏鵬飛曰。克能也。俊者能其至也。克之謂能者。謂能有所勝也。天下之人。莫不有能。非堯獨能也。物之不格。知之不至。意之不誠。心之不正。皆不克之謂也。今堯之明德。無一介之私。存乎其中。故無不極。其至。由是而齊家。則九族親。由是而治國。則百姓昭明。由是而治天下。則黎民雍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胡氏仲曰。歷以紀數。故以日月之行。託之于星辰之度。而數不可亂。此歷之法也。象以具體。故以光道。

象日月之行。以星辰伏見之度。而象不能匿。此象之法也。傳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精氣生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故在易之卦。離爲日。坎爲月。然離陰卦也。其象內陰而外陽。坎陽卦也。其象內陽而外陰。故日體離之陰。而用其陽。月體坎之陽。而用其陰。日以昱乎晝。其用在陽。故也。月以昱乎夜。其用在陰。故也。日之行舒者。體離之陰也。月之行速者。體坎之陽也。日之循星。周歲而浹者。舒故也。月之循星。既月而浹者。速故也。日行天度之一月。則行十二有奇焉。天度者。所以爲氣數也。所謂日月之行。皆有常數也。星之可名者。三百二十。然此所謂星者。二十有八舍也。天極謂之北辰。五緯有辰星。然所謂辰者。十有二次也。春秋傳曰。天以七紀。蓋北斗至壁。是謂星武。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鳥。第角至箕。是謂星龍。星武之星。三十有五。星虎之星。五十有五。星鳥之星。六十有四。星龍之星。三十有二。以類綜之。則四方皆七。故星辰之數。二十有八也。春秋傳日月之會。是謂星辰。志月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蓋月行及日。會而爲辰。辰本無體。兼行而見。故天正之辰。在星紀。自北而西。則地正之辰。在元枵。人正之辰。在豕韋。而西陸之降婁。大梁。實沈。南陸之鶉首。鶉火。鶉尾。東陸之壽星。大火。析木。其所朔月可知也。春秋外傳所謂。日月底于天廟者。言建寅之月。辰在姬訾也。所謂日月會于龍虺者。言建亥之月。辰在天漢也。蓋因朔月之所在。以知辰。因辰之所合。以知斗建也。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故辰之數。十有二也。天度三百六十五有奇。二十八星。十有二辰。各有分域。凡星之度。寡莫若觜。多莫若井。而辰之度。皆二十有奇。此所謂星。

辰之度。皆有常數也。又曰。傳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蓋一左一右。更有經緯。而歷之爲書。紀日月之數者也。象之爲器。著日月星辰之儀也。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此歷象日。而以歲時氣候明時者也。日舒月速。當其所合。謂之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藏。謂之晦。此歷象月。以朔弦望晦明時者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農祥晨正。土乃脈發。火中焉。寒暑乃退。此歷象星。以伏見之時。昏曉之中。明時者也。以辰辨方。則謂之十二次。故兼星言之。謂之星辰。十有二野繫焉。所謂星土也。以辰紀時。則謂之十二子。故配日言之。謂之日辰。十有二歲。十有二月繫焉。所謂枝榦也。朔月又行爲辰。而第辰者。始于子。終于亥者。以建序之也。蓋自斗柄之所加言之。則謂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謂之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故辰與建。常相合焉。又曰。聖人之興事造業。豈任其私智而爲之哉。仰以觀于天道而已。蓋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推移。時所繫焉。生死進退。伏見流逆。吾則歷以步其數。而數不至于差。象以占其儀。而象不至于忒。以此而頒正朔。以此而授民事。則天下之赴工趨務者。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如繩墨陳。而不可欺。以平直。此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其民。析因夷隩有序。而不可亂也。

無垢曰。人時在昊天。則以日月星辰爲政。昊天在人時。則以東作。西成。南訛。朔易爲政。歷象日月星辰。蓋所以謹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也。

張氏曰。散天地之義氣以爲義。義者陽也。斂天地之仁氣以爲和。和者陰也。春夏陽也。故義仲、義叔。主之。秋冬陰也。故和仲、和叔。主之。夫陰陽者。王事之本。故堯之命官。可謂知所本矣。爾雅言四時之天。於夏則曰昊天。蓋言其氣之布散浩浩故也。堯之歷象授時。以氣爲主。故特曰昊天。欽昊天者。使之敬而不敢慢也。若昊天者。使之順而不敢違也。日月星辰之運行于天。其往來有數。其伏見有象。爲之歷者。所以稽其數。爲之象者。所以占其象。故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得而考之。以此而敬授人時。則析因夷隲。不失其候矣。是故張昏中而種穀。火昏中而種黍。虛昏中而種麥。昴昏中而收斂。至于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歷象以授時者。此可見矣。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輿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無垢曰。義仲所掌者。天下春事也。春事自東方起。故所掌之地。所司之星辰。日月。民時。鳥獸。皆東方與春事也。是其所職。雖一方。而其所治。乃天下之春也。

又曰。其曰寅賓者。以言警戒農事。迎日之出而赴功也。然田有疆界。故當平。事有後先。故當秩。秩次序也。謂如先耕乃播。先播乃藝是也。平秩特先謂之區處而已。又曰。孔穎達謂。丁壯在田。老弱在室。其析如此。且鳥獸孳尾。何與于人時哉。曰。此言聖人于農事如此其悉也。蓋播種一非其時。而失天地之性。違陰陽之理。今驗之日。而晝夜等。又驗之星。而鳥見南方。可以就功無疑乎。曰。未也。更宜驗之。鳥獸。鳥獸孳養匹耦。則仲春之氣。正而無差矣。以治農工。萬不失一。使時至仲春。而日之不中。鳥星之不見。



鳥獸之不萃尾。則天時不正。歷象差矣。得無有不正之氣。紊亂于其間乎。蓋人主在上。實爲天地陰陽之主。使人主心正氣和。則四時有序。儻或心失其正。氣乖其和。則形見于星辰鳥獸者。必有非常之異矣。此又帝堯所命羲和以驗己之得失也。

東坡曰。嵎夷在青州陽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秋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縣。

蕭氏竝曰。宅讀如克宅之宅。所以安居其一方之事。故謂之宅焉。嵎夷。東方之地也。不曰宅東。而曰宅嵎夷者。蓋東方之治止于此。凡四海之外。去中國遠者。其天時地氣之功。固有殊絕。是以先王有所不治焉。嵎夷于禹貢。在青州之域。而未離乎中國也。東方止于嵎夷。則所謂南交。西朔方。皆于中國之內可知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按周禮。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表于陽城。其景與土圭等。考靈耀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通卦驗曰。夏至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傳曰。夏至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七尺三寸六分。隋志云。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立表。其說非也。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日行內道。則去極遠。